古方略

奇問二部　續編

魯眺陽記

U
101
Y8
1639
v.31

LIBRARY
MAY 7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奇部

計貳卷

本衙藏板

古方略自序

兵有奇正乎曰無奇正治國用兵道一而已老氏言正治國奇用兵何與易曰師以衆正則是用兵治國皆正也軍志曰無不

正無不奇奇正相生世顧析之曰先正後奇以正合以奇勝前向爲正後卻爲奇受於君爲正將所自出爲奇何紛以雜與宋蘇轍泥奇正專言布陣陳亮言

奇兵效捷正兵效迂夫兵何奇之有用其正而變化生故奇出于虛入于虛成安君稱義兵不用奇楚與淮南黥布戰徐僮閒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二者皆

譏雖然彼曲逆至今稱六奇豈
非戲哉
新安余懋衡書
奇序畢

古方略奇卷之一

婺源 余懋衡 輯
明 袁州 張自烈 定

燕將歸趙王

趙王武臣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閒出為燕軍所得燕囚之欲求割地使者往請燕輒殺之有厮養卒(厮取薪者也養養人者也厮音斯)走燕壁見燕將曰(巧詰)君知張耳陳餘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笑曰(奇)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

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將相終已耶顧其勢初定未敢三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切中事情

勢禁

或曰理諭勢禁燕墮趙術中厮養卒亦儀秦流亞惜當日逸其姓氏

韓信援幟破趙

韓信張耳東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陘音形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陳餘曰。信耳乘勝乘取代○勝勢遠鬬鋒不可當。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假臣奇兵三萬。從間道絕其輜重釋名云輜厠也謂軍糧什物雜厠載之以其累重故稱輜重重直用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否則必為二子禽矣。餘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弗聽、信間視知

即孫武所謂因利制權

之大喜乃遂引兵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止軍而舍息也夜半傳發傳令軍中使發兵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萆音蔽師古曰蔽隱于山使敵不見或曰萆山地名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不疾入則事敗矣疑敵赤幟令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信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險阻而還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望見皆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趙軍在信術中于是信耳佯棄

鼓旗走（走去聲疾趨也）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
空壁逐信耳水上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遣奇兵
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二千（首尾自應）趙軍已失信等欲
歸壁壁已皆漢赤幟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
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非夾擊不勝）
大破趙軍斬陳餘泜水上禽趙王歇
或曰多方誤敵此信之所長也間道拔幟與木罌
渡軍大同小異出背水陣奇甚
芭山氏曰本朝于慎行云光武時王霸報合氷事

世咸危之。以為兵至而河不凍。是蹴之死也。不知霸所用者。乃兵法耳。方霸走報時。軍去河尚遠。一聞無氷。則四解而散。是不戰而敗也。兵至而河不凍。又無可走。則人自為戰。反而死敵。是不謀而勝也。此淮陰背水法耳。然則氷合者何。天也。霸不知也。愚謂霸之詭言氷合者。欲定衆志。使不驚潰蹈藉耳。使敵知滹沱可渡。無疾追我。我得徐自規畫耳。持危定變之術。不得不如是。如謂使自為戰。衆方且疑且懼。及見河水流澌。如前候吏所云。必共

慽覇紿已。必驚亂不自定。則衆氣先奪。幸而王郎不追。追而與之角。未有能勝者也。葢信之出背水陣。以拔幟者能奪趙心膽。又信耳皆入水上軍。軍皆有恃無恐。以故勝。若覇者特一時詭言耳。何以激士氣。扞敵難哉。要之覇非徼倖萬一者。假令河氷不合。或别有方略。以拒王郎。必謂其用背水法。此好奇之言。非覇之初意也。○隋高智慧據江南叛。王素討之。賊據江岸爲營。周亘百餘里。船艦初渡。鼓譟而進。來護兒請假奇兵數千。潛渡江掩破

其營。因縱火。煙焰蔽天。賊頓火而懼。素因是一鼓破之。又　本朝嘉靖中。都指揮同知沈希儀討岑猛將兵。當工堯糧盡。夜分軍三百人。緣山上繞出工堯背。而煮餘糧爲稀糜食士。合戰。戰疾力。而所遣軍則已立幟工堯山項。賊大囂。遂入賊臨。得其積粟食軍。乘勝攻田州。按護兒。希儀。皆本淮陰破趙之策。故能取勝如此。

周亞夫破吳楚

漢景帝三年、吳楚七國反、鼂錯謂丞史曰、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絶、（事未發時治之乃有所絶也）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謀、錯猶與未决、人有告盎、盎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帝乃召盎、盎入、帝方與錯調兵食、（計發兵食）帝問盎曰、計安出、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適讀曰謫）諸侯、削奪之地、以

故友、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
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帝
默然良久、乃拜盎為太常、密裝治行、令丞相劾奏錯
不稱主上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錯
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制曰可、錯殊（愚）
（非法）（錯父言果驗）
不知、帝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帝
乃使袁盎與吳王弟子宗正德侯通（高祖兄仲之子廣封德侯生通）
使吳、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上書言軍事、見帝、帝問
曰、道軍所來（道路從吳軍所來也）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

吳爲叛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箝口不敢復言矣。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此論亦未確 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帝喟然曰、公言善、吾亦恨之、盎至吳吳欲刼使將、盎不肯、得間脫、亡歸報、太尉亞夫言於帝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帝許之。亞夫乘六乘傳將會兵滎陽。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知將

軍且行必置間人于殽澠阨陿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孫武所謂途有所不繇也）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洛陽有武庫在未央宮）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洛陽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殽澠間果得吳伏兵（涉言果驗）乃請涉爲護軍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梁地）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求（以梁委之）救亞夫不許又使使愬亞夫於帝帝使告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弓高侯等（韓王信之子穨當）

（來歸封弓高侯弓高屬河間國）將輕騎兵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饟道梁使韓安國張羽爲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亞夫軍會下邑（下邑縣屬梁國）欲戰亞夫堅壁不戰（孫子云强而避之）吳絕糧卒饑數挑戰終不出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孫武云軍擾者將不重也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未盡善）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犇壁東南陬（陬隅也）亞夫使備西北（守所不攻東南亦不可無備）已而其精兵果犇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饑死叛散乃引去亞夫出精兵追擊（擊懈）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夜亡走楚王戊（戊元王交之孫）自殺

芭山氏曰田祿伯諸人不當爲吳畫策以吳反漢非法也本朝張溥云取梁據洛吳之長策舍此求濟進退無據濞有祿伯桓將周丘不能任愚謂凡爲是言者皆誨盜教貳者也論吳楚者不當較其謀之得失當先論其事之邪正○條侯以六乘傳會兵滎陽可謂速矣至昌邑獨堅臥不戰何也葢吳楚西上大將不疾馳而前令其度大梁而迫洛下則敵據要地以拒王師主客之形易矣吳楚剽急利在速戰至而卽與爭則以勞乘逸勝負之機

又未有所定○惟疾馳以扼其進○而堅壁以老其師○使吳進不得一戰○退不可再合○食盡力絀○未有不破滅者也○彼諸葛之智○司馬懿嘗以是術困之○至于輿尸○況七國烏合之衆哉○

○從趙涉之策○卒破七國○見亞夫雖能將兵○尤善用言○然其後以景帝賜食不置筯○輒心不平○帝曰此鞅鞅非少主臣○及亞夫子買甲楯爲父塟器○事連亞夫○亞夫詣廷尉不食死○不學無術○惜哉○要之帝亦少恩矣○

[illegible] 島 [illegible] 要 [illegible]

[illegible] 餘 篇 [illegible]

[illegible] 一 [illegible]

[illegible] 定 推 [illegible]

李廣拒胡兵

景帝中六年、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吏卒戰死者二千人、隴西李廣爲上郡太守、嘗從百騎出卒遇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疑故怯）（爲陳）以待廣百騎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畱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不我擊（就胡兵疑我爲誘）（處便生出制敵胡兵機智）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人怯我暇）騎曰虜多且近卽有急柰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

堅其意于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護監視之也）其兵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此足以惕虜）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于旁欲夜取之卽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

芭山氏曰忽使之驚忽使之去皆疑敵之法然廣所自恃者善射耳上馬射殺虜將令虜破膽豈徼倖虜不追擊哉

耿純燒廬舍

漢劉秀渡河至邯鄲。耿純卽謁見秀。先是李軼承制拜純爲騎都尉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它將同。遂自結納。獻馬及縑帛數百匹。秀北至中山。留純邯鄲。會王郎反。秀自薊東南馳。純與從昆弟訢宿植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皆載木自隨。奉迎於育。育縣名攷兩漢志無育縣盖貫字之誤拜純爲前將軍。封耿鄉侯。訢宿植皆偏將軍。使與純居前降宋子。宋子縣名屬鉅鹿郡從攻下曲陽及中山。是時郡國多降邯鄲者。純恐宗家懷異心。廼使訢宿歸燒

其廬舍秀問純故對曰竊見明公單車臨河北非有府藏之蓄重賞甘餌可以聚人者也徒以恩德懷之是故士衆樂附今邯鄲自立北州疑惑純雖舉族歸命老弱在行恐宗人賓客半有不同心者故燔燒屋室絶其反顧之望秀歎息及至鄗秀止傳舍鄗大姓蘇公反城開門內王郎將李惲純覺將兵逆與惲戰破斬之平邯鄲又破銅馬時赤眉青犢上江大肜鐵脛五幡十餘萬衆並在射犬縣名秀引兵將擊之純軍在前去衆營數里賊忽夜攻純雨射營中士多死傷

純勒部曲堅守不動選敢死二千人俱持彊弩各傳三矢使銜枚閒行繞出賊後齊聲呼譟彊弩並發賊衆驚走追擊遂破之馳騎白秀秀明旦與諸將俱至營勞純曰昨夜困乎純曰賴明公威德幸而獲全秀曰大兵不可夜動故不相救耳軍營進退無常卿宗族不可悉居軍中廼以純族人耿伋爲蒲吾長悉令將親屬居焉

芭山氏曰燒宗人廬舍絕其反顧此處即寓兵法

岑彭等破蜀

光武帝自將征公孫述。公孫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公孫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資中縣屬犍爲郡）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岑彭使臧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古今破蜀皆繇間道）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埶若風雨。所至皆犇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以杖擊地

曰。是何神也。延岑盛兵于沅水。臧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爲所及。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左步右騎。挾船而引。引進也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兵法所謂出其不意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延岑犇成都。其衆悉降。自是乘勝追北。降者以十萬數。軍至平陽鄉。王元舉衆降。帝與公孫述書。陳言禍福。示以丹青之信。述省書太息。以示所親太常常少。光祿勳張

降皆勸述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少降皆以憂死

芑山氏曰藏宫亍地能存其志可矜與它殉制異宜與汲黯王望倒觀

卓菴氏曰會謁者將兵詣岑彭可謂天幸使無此七百匹宮雖善戰何以破賊哉謂古人事事以人力勝者非也

分豫半年遺

七百匹宮雜善識何以破賊哉謂古人申事以入

卑養凡曰會諸者將兵諸學焉可謂天幸使無此

宜與汲黯王望同觀

笹山氏曰臧宮于地能存其志可等與定齊輔異

敢發言少皆骨以憂先

偕皆勸進降述曰歲與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

秦王世民圍高墌

薛仁杲之爲太子也、秦王舉子仁杲立皆盜賊竊據土宇者與諸將多有隙、及卽位、衆心猜懼、郝瑗哭舉而死、繇是浸弱、秦王世民至高墌、仁杲使宗羅睺將兵拒之、羅睺數挑戰、世民堅壁不出、諸將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賊恃勝而驕、賊以驕敗有輕我心、宜閉壘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杲糧盡、所部多降、世民乃命行軍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羅睺大喜、盡銳攻之、實守險不

出、羅睺攻甚急、世民度賊已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

慎重

遲明使大將軍龐玉陳於淺水原之南羅睺併兵擊之王戰幾不能支世民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羅

非急擊羅睺則王幾困

睺引兵還戰世民帥驍騎數十先陷陳唐兵表裏奮擊羅睺軍潰世民帥二千餘騎追之竇軌叩馬苦諫曰、仁杲猶據堅城、雖破羅睺、未可輕進、請且按兵觀之、世民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舅勿復言遂進仁杲陳于城下世民據涇水臨之仁杲驍將渾幹等數人臨陳來降、仁杲懼、引兵入城拒守、日向暮、大軍繼至、

洪圍之夜、半守城者爭自投下、仁杲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遽捨步兵、又無攻具、輕騎直造城下、衆皆以爲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睺所將。皆隴外騎將悍卒。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杲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高墌虛弱。仁杲破膽。不暇爲謀。此吾所以克也。衆皆悅服。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杲兄弟及宗羅睺翟長孫等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間。賊皆願效死。

芭山氏曰。或閉壘待敵。或帥騎陷陳。進退緩急。皆適機宜。秦王頗諳兵法。

秦王決堰擊黑闥

唐武德五年、秦王世民與劉黑闥稱王改元都洛州實建德時文武悉復本位自稱漢東王相持六十餘日、黑闥潛師襲李世勣營、世民引兵掩其後以救之、爲黑闥所圍、尉遲敬德帥壯士犯圍而入、世民與略陽公道宗道宗帝從子之乘之得出、世民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乃使人堰洛水上流、謂守吏曰、待我與賊戰乃決之、黑闥帥步騎二萬南度洛水、壓唐營而陳、世民自將精騎擊破之、乘勝蹂其步兵、黑闥帥衆殊死戰、自午至昏、戰數合、黑闥不能

支王小胡謂黒闥曰智力盡矣宜早亡去遂與黒闥先遁餘衆不知猶格戰守吏決堰水大至衆遂大潰溺死數千人黒闥與范願等奔突厥六年黒闥降唐唐斬之

或曰守吏決堰用淮陰囊沙故智

卓菴氏曰決堰大遲使黒闥先遁此效囊沙之智而不得其精者古法雖奇亦須後人善用之耳

李光弼計取賊馬

唐肅宗乾元二年、祿山賊將史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于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李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于城內、候思明馬至水際盡出之馬嘶不已思明馬悉浮渡河一時驅之入城思明怒、列戰船數百艘、泛火船于前而隨之、欲乘流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數百枚。以巨木承其根氈裹鐵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叉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又以叉拒戰船于橋上。發礮石擊之。中者皆沉

有備

没賊不勝而去。

芑山氏曰。牡馬慕牝。一時渡河。思明猝不能制阻河水耳。

卓菴氏曰。貯竿抵舟。可謂蚤見。然光弼所以為此者。非為誘馬計也。特因而用之耳。軍中不可無備如此。

李光弼計降李日越

唐肅宗乾元二年、賊將史思明屯兵於河清、欲絶光弼糧道、光弼軍于野水渡以備之、旣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部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思明必使一人來刼我、我且去之、汝待于此、若賊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旣而思明果謂李日越曰、李光弼長于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宵濟、爲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希顥阻壕休卒

吟嘯相視日越怪之問曰司空在乎曰夜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将誰曰雍希顥曰越默計久之謂其下曰今失李光弼得希顥而歸吾死必矣不如降也遂請（此思明不能料光弼處）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此人情耳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為必可取（知彼）曰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于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

或曰光弼出所短而得所長

張齊賢禦契丹

宋太宗雍熙三年、契丹薄代州城、副都署盧漢斌畏懦、保壁自固、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誓衆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少却、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栢井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衂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遥見火光中有旗

○奇○捷○似○淮○陰○

○恐○漏○二○百○人○不○減○并○之○全○軍○妙○

○不○用○虛○

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于土不用伏不能擊契丹鐙砦掩擊大敗之殺其國舅詳穩撻烈哥宮使蕭打里。獲器械無筭。

或曰。南北搆兵。邊鄙騷動。宋將敗績屢矣。齊賢獨以微弱之兵。抗方張之虜。可謂帷幄決勝。而太宗當日任用得人。亦于此可見矣。

芑山氏曰。齊賢之列幟虞詡之增竈也。其隨機應變。因敵制勝。非深通兵略不能。或謂齊賢書生。俎豆嘗聞。軍旅未學。此言迂甚。

尹繼倫擊契丹

宋太宗端拱二年○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糧餽數千乘趨威虜○耶律休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都巡簡使尹繼倫適領兵徼巡路遇之○休哥不顧（驕）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捷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為今日計當卷兵銜枚以躡之（○出○其○不○意○）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為忠義○豈可泯然而死○為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

令秣馬侯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州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休哥方食失筯爲短兵中其臂創甚乘馬先遁餘衆引去契丹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每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云

二人不謀而合

芑山氏曰徐河之潰休哥篾視繼倫故至此使休哥深計遠謀縛制繼倫可也不則慮彼躡我伏兵待之繼倫如我何哉古今兵皆敗于驕方休哥過

繼倫。不頓而南。敗機伏矣。

惟適氏曰。繼倫非不知寡難敵衆。然機有可乘者。出虜所不意耳。前後合勢以擊契丹。契丹氣奪。未有不饑潰者。此正繼倫料敵之奇。或謂繼倫倖勝非也。

孫　余垣
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奇卷之一 終

古方略奇卷之二

明　婺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韓世忠邀擊兀朮

宋高宗建炎四年、金人至鎮江、勅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兀朮師還擊之。及兀朮繇秀州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之。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兀朮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

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觀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朮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擒兀朮之婿龍虎大王。兀朮懼。請盡還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泝流西上。兀朮循南岸。世忠循北岸。

害事

且戰且行。世忠艨艟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兀朮窘甚。或曰老鸛河故道今（此人何爲助虜）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兀朮從之。一夕渠成。凡五十里。遂趨建康。岳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攻擊。兀朮次龍灣。飛以騎兵三百。步兵三千。邀擊於新城。大破之。兀朮奔竄。飛奏建康爲要害之處。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帝嘉納之。兀朮乃復自龍灣出江中。趨淮西。會撻懶自濰州遣孛堇大一引兵來援、兀朮乃復引還、欲北渡、

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大一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豫以鐵綆貫大鉤授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兀朮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篷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柰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此人亦爲、旁畫策何也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槳俟風

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箬蓬、則不攻自破矣、兀朮然之、刑白馬以祭天及天霽風止、（天、亦助金虜乎、）兀朮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兀朮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烟燄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兀朮遂濟江、屯於六合縣、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

芑山氏曰○自世忠江上一捷○兀朮不敢窺江○繇此

而觀。延南宋一百五十二年之祚者。世忠力也。何可以一時敗績而遽少之。況黃天蕩虜技已窮。非閩人獻策。大破海舟。兀朮豈能飛渡出江哉。

卓菴氏曰。登廟觀敵。虜在目中。使蘇德能用命。俟岸兵入而後出。則兀朮授首矣。又奚至相持黃天蕩。而卒為所襲哉。江中之撓。世忠葢有功無罪者也。

韓世忠敗劉忠

宋高宗紹興二年、韓世忠大敗劉忠（盜）（忠剏聚兵于東京）於蘄陽、世忠自豫章移師長沙、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碁張飲堅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行險）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用伏）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用聲）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劉豫。

芑山氏曰奪樓植旗與韓信拔趙幟同然聯騎穿營蹂劉忠守柵不堅耳度世忠必他有所恃非昌險弗顧者也

岳飛連復六郡

宋高宗紹興四年。以岳飛兼荊南置使。時楊大（大又盜名么楚人謂年少者爲么大僭號大聖天王）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既據襄陽、又欲自江西陸行趨浙、與大會、帝命飛爲之備、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飛亦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語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先是飛至郢。僞齊（劉豫）將京超

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援崖死飛復鄧州遂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王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飛遂復襄陽僞齊劉豫収成餘衆益兵駐新野飛與別將王萬夾擊大敗之又使牛臯復隨州王貴張憲復唐鄧州信陽軍襄漢悉平飛移屯德安軍聲大振捷聞帝喜曰朕

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因奏云
賊所愛。惟子女玉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僞。人心終不
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
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臣候糧
足。卽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
是興矣

芑山氏曰。步卒擊騎。騎兵擊步。以我長擊敵短。敵
未有不敗者。觀王貴張憲牛皐諸人。竭死力爲飛
用。益見飛平日訓練激厲。非它將所及。營田因地

利而足軍資。尤近日當事宜講求者也。

岳飛平湖湘

宋高宗紹興五年。岳飛大破楊太於洞庭。初飛奉命討太。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嘗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暫用撫）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戰必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威望足以懾賊如此）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議大夫。（惟飛誠信故賊亦不疑）單騎按其部。謂佐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利誘）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以賊攻賊）佐感泣誓以死報。（何疑之有益謀）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州參政席益疑飛

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使以玩寇責飛則飛掣肘矣）言益懟而止黄佐襲周倫砦殺倫飛上其功遷武功（示信于賊使竭死力爲我用）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璦令軍無功飛鞭士安使（用罰）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浚見不及飛遠甚）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先是王璦討楊大）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

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捦賊營降其衆數萬大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

示信與遇黃佐同

用刀捦

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凝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大技窮赴水。牛臯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衆凡二十餘萬。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捷書至。浚嘆曰。岳侯神筭也。黃誠斬楊大首。挾鍾子儀周倫詣浚降。湖湘悉平。

芑山氏曰。設巨筏礙賊舟輪。葢用薛弼計也。是時

弼為湖南運判。聞飛造舟拒楊大樓船。謂飛曰。若是則未可歲月勝。且彼之所長。可避不可鬪。今大旱湖水落洪。設筏斷江路。藁其上流。使彼長坐廢。以精騎直擣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繇此而觀。凡敵有長技。宜避不宜鬪者。須陰制以術。使雖長而無可恃。弼計足補飛所未及。善兵者可以類推。

惟適氏曰。先是飛破李成。以步卒擊其騎兵。以騎兵擊其步卒。今又以水寇攻水寇。因敵制勝。皆能

成功。此飛所謂運用存乎心者也。

韓世忠圍淮揚

宋高宗紹興五年。韓世忠聞劉豫聚兵淮揚。即引軍渡淮。旁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爲賊所圍。奮戈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菫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揚。賊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六烽具舉。兀朮與劉猊（劉豫姪）皆引兵至。世忠求援于張俊。俊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

俊可謂不忠

世忠以威望折虜

引去。世忠復還楚州。淮揚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

芑山氏曰。致敵以脫險。奇甚。使當日俊會兵速援。併力破虜。世忠必不空還。此蓋俊之罪也。

劉錡敗兀术于順昌

宋高宗紹興十年、東京副留守劉錡大敗金人於順昌、兀术走汴、初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彥八字軍三萬七千、及殿司卒三千、自臨安泝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捨舟陸行先趨三百里至順昌城中諜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斂兵入城。為守禦計。時八字軍

以將駐於汴皆携孥以行至是錡召諸將問計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請以精鋭遮擊老稚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爲金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决矣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携老幼而來不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喜乃鑿舟沉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堠募土人爲間探于是軍士皆奮男子備守

間探宜慎

戰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日人欺我八字軍今日
當與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
自督厲取劉豫時所造癡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
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經畫凡（儆遠）
六日粗畢而金兵已涉潁河至城下遂圍城錡預於
城下設伏擒敵將阿黑等二人既而金三路都統葛
王烏祿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下錡令開（用虛）
諸門金人疑而不敢近錡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爲
門至是與許清葦蔽垣爲陳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

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鏑用破敵弓○冀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李村○距城二十里○鏑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天盼宋）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鏑復募百人往或（空○預○募○）請斷枚○鏑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嘂○嘂音叫周禮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又八埧謂之嘂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

亂百人者聞吹唱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尸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术在汴聞之即趨騎急行帥十萬衆來援錡向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況已挫敵鋒軍聲方振縱衆寡不侔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邇而兀术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

此言害成

此見錡明斷處

用間

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
爲敵所得敵帥問我如何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
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
果遇敵被執兀朮問之對如前兀朮喜曰此城易破
誘虜使來
愚人
耳卽置氊車砲具不用明日錡登城望見二人遠來
縋而上之乃敵械成等歸以文書一卷繫於械錡懼
此與機合
惑軍心立焚之兀朮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
朝用兵非昔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
兀朮怒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大

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又激怒兀朮）濟而大戰兀朮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為五浮橋於潁河上且毒潁上流及草中（此非上策）戒軍士雖渴死毋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朮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兀朮兀朮一動則餘無能為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敝晝夜不解甲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錡士氣閑暇軍皆番（以逸待勞）休方晨氣清涼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氣索忽

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止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鬭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兀朮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為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則用拒馬擁之進一步（將得其人虜雖長技亦無所施）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貫以韋索三人

爲聯。號拐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惟少休。故銳氣益倍。）聲不絕。乃出羨飯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此陳規蓄積之助。）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兀朮平日所恃以爲強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皆鞭之。遂還汴。既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汴京可

復而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先是劉錡告急帝命岳飛馳援帝賜飛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皐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闞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嘗厭居以示無忘復讐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北路招討使所遣諸將李寶

不乘時恢復可嘆

牛皐敗金人於京西時秦檜力主和議奏遣司農少

鄉李若虛詣飛營諭指班師。

芑山氏曰。錡兵智錯綜。指揮如意。鑿舟以厲衆。開門以疑敵。所營則吹咢聲。接戰則令勿喊。皆變叵莫測。而一以整暇出之。此其所以爲奇耳。然非城中有米數萬斛。足爲守禦之藉。錡安能坐摧兀朮哉。論者謂規蓄積素裕。功亦不可沒云。

卓菴氏曰。按錡自順昌之捷。張浚楊沂中皆嫉之。紹興十一年。浚等言于朝曰。淮西之役。岳飛不赴援。劉錡不力戰。秦檜信以爲然。遂罷錡兵。命錡知

荆南府。愚嘗嘆南渡以來。主德昏于上。諸將相䶣齬于其間。如中流一舟。莫知所屆。不覆溺不已。非金亡宋。宋自亡耳。故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而國不搖。惜哉。宋君臣之終不悟也。

岳飛擊兀朮于郾城

宋高宗紹興十年、岳飛留大軍於潁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諸帥欲併力一戰、飛聞之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人戰數十合、金尸布野、兀朮以拐子馬萬（拐子馬嘗爲劉錡所敗）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斬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

奇

破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巳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兀朮憤甚合師十二萬次于臨頴楊再興以三百騎遇之于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人及萬戶撒八千戶百人再興死之獲尸焚之得箭簇二升飛痛惜甚張憲繼至復戰兀朮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頴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游奕雲將背嵬戰於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壻夏金吾飛又使梁

與會大行忠義及兩淮豪傑敗金人于垣曲又敗之于沁水復懷衛州斷金人山東河北之道金人大恐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汴京

知大體

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

或曰或四十騎或三百騎或八百騎或五百騎皆以少勝多非武穆父子不能

芑山氏曰飛戒其子曰不勝先斬汝或謂法行自近此岳家軍律愚意飛當時蓋逆料雲之能勝敵

故爲是言使將士知不勝者斬。各奮躍爭先耳。豈輕置其子死地以陷虜哉。

魏勝復海州

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遷都于汴。宿遷人魏勝起兵復海州。總管李寶承制以勝知州事。勝多智勇。初應募爲弓箭手。居山陽。及金籍諸路民爲兵。勝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

不忘朝廷自是義舉

廷德意不殺一人。經畫市易課酒榷鹽。士卒有自北來歸者。勝與之同臥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貧窶。使之感激。自是河北山東歸附者日衆。金知海州事高文富遣兵捕勝。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閉門

固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烟火爲疑兵又使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棄信背盟無名興兵及本朝寛大之意城中人聞即開門獨文富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之勝殺安仁及州兵千餘擒文富民皆安堵如故勝遣人諭朐山懷仁沭陽東海諸縣皆定之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爲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規模自大）勝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勝將董成率所部千餘人直入沂州殺金守將及軍士三千餘衆悉降得器甲數萬金

遣蒙恬鎮國以兵萬餘取海州○抵州百二十里新橋○勝帥兵出迎之設伏於隘障以待衆殊死戰○伏發○賊大敗○殺鎮國○馘千人○降三百人○軍聲益振○山東之民○咸欲來附○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砦首滕昊告急於勝○勝提兵往救之陳於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砦○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毆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爲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闔○戰移時身被數十槍○冒刃出圍○金兵追

○非○伏○不○可○

之馬中矢踣步而入砦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砦中食乾糒殺牛馬歃血勝默禱而雨驟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爲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分兵四面攻之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傷多遁去

芭山氏曰魏勝匹夫倡義一呼而景從者數千人心之歸宋如此嗣是高平人王友直矯制自稱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徧諭州縣進攻大名一鼓而

克撫定衆庶諭以紹興年號遣人入朝奏事未幾自壽春來趨詔爲忠義都統制聞者義之然先是精忠如武穆捐軀滅虜恢復直指顧間卒爲賊檜所殺至是時金人將入寇徒借援于匹夫勤王之師以苟安旦夕雖忠義尚在人心亦惡足恃哉魏勝起兵人皆響應全在宣布德意不殺一人所謂義聲先路也此後勢如破竹

克進文章廣論只縮與年歲進人入前泰軍主

介書非不遠言乃忠義所統制問古孝之

精忠亦宜總指麾誠意帳後直指值問

所發定其時金人將人犯往偕援于西夾王之

同只將變且分離出處尚在人心亦無

韓源起矣人皆警覺全在宜布德意不宜一人

開宗韓先路也。此發如彼竹。

劉錡扼金師

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大舉入冦劉錡兵至揚州建大將旗鼓軍容甚肅觀者嘆息錡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以氊裘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沉者鑿沉其舟金人自渦口渡淮錡次于淮陰列兵連河岸以扼之

芭山氏曰鑿舟須出敵不意敵少覺則無濟矣至防鑿之術全在警備周慎使鑿者技無所施或言舟用夾底庶可無虞愚意善鑿者一底穿夾底亦

穿。恐終不可恃。槩謂之無虞。非也。

惟適氏曰。欲鑿敵舟。先覓泅人。則因變出奇。皆獲勝筭。又非獨沉敵舟而已。周師攻吳壽州。吳人大發樓船。蔽川而下。泊于濠泗。周師頗不利。張永德使習水者沒其船下。繫以鐵鏁。急引輕舸擊之。吳人船不得進退。溺死者甚衆。淮南兵圍蘇州。吳越王鏐遣錢鏢等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軍張網綴鈴懸水中。魚鼈過皆知之。吳越司馬福方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遽舉網。福因得過

入城。繇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爲神。合二者觀之。或扼敵使不得進退。或紿敵使已得入城。皆非潛行不可。要之驟募泅人。與臨渴掘井何異。惟平日撫養練試。如宋趙善湘知鎮江。教浮水軍五百人。嘗用黃金沉江。使探得者輒與之。諸軍水藝益精。能潛行水底數里。一旦有急。自樂爲吾用。此又兵家空豫計者也。

畢再遇紿敵

宋寧宗開禧二年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時諸將用兵皆敗惟再遇數有功金人嘗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虆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嚴立成行昧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却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為敗走金人乘勝追逐馬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又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

（此亦古法）（餌馬）（反攻故勝）

人對壘。虜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爲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芑山氏曰。兵詭道也。再遇三事。皆以詭勝。未可語權變。本朝陳仁錫云。可爲權變師。擬非其倫。

余垣
孫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卷之二終

信壹卷

閒情

本衙藏板

閻部

計壹卷

本衙藏板

古方略自序

世言間多功鮮敗不用間則亡孫武曰伊摯間夏呂牙間商明君賢相上智爲間功乃可成果爾則伊呂洶諜者流而湯文尚

譎也何言之誣與或又曰秦繆
公聽內史廖畱由余以間戎王
趙魏拒左車周叔策淮陰間知
之故勝李廣不擊刁斗皷遣間
壁堅野清虜亡所掠去顧予觀

燕昭王任樂毅敵間無自入陳平間楚亞父楚方擊沛公而羽季父夜馳告張良以實繇是推之善兵者多間詐敵孰若推誠任士夫國無心膂之臣衆叛親

離而欲間爲吾用間豈足恃哉

新安余懋衡書

間序畢

古方略間卷之一

明　婺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孫武用間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内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

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生間者反報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間事未發

此術屢驗

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

不特知其姓名又察其人之巧拙誠僞

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間之來我間者

兵法在此不獨用間

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爲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

此言謬甚

間不可不厚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

宋蘇洵曰夫兵雖詭道而本于正者終亦必勝今孫武五間之用其歸于詐成則為利敗則為禍且與人為詐人亦將且詐我故能以間勝者亦或以間敗吾間不忠反為敵用一敗也不得敵之實而得敵之所偽示者以為信二敗也受吾財而不能得敵之陰計懼而以偽告我三敗也夫用心于正一振而羣綱舉用心于詐百輔而千穴敗智于此不足恃也故五間者非明君賢相之所上明君賢相之所上者上智之間也是以淮陰曲逆義不事

楚。而高祖擒籍之計定。左車周叔。不用于趙魏。而淮陰進兵之謀決。嗚呼。是亦間也。

芑山氏曰。洵論甚確。然錄此于間部者。非謂間足恃也。欲使後世知五間非兵要耳。

卓菴氏曰。間雖不足恃。然所云取于人知敵之情者。萬世不可易。不知敵情而能致勝者。吾未之見也。但知敵之情。宜別有道。未可專恃間耳。

田單解圍破燕

樂毅圍齊即墨期年不克。或讒之于昭王。昭王引言者斬之。自是莫敢復有謀者。及昭王薨。惠王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于樂毅。田單聞之。乃縱反間于

○燕禍兆始微。不可不謹。

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年。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懼他將之來。即墨殘矣。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刧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王不善代之。遂犇趙。田

○物腐蟲入

○毅知王遣代將誅已也

單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于庭飛鳥皆翔舞而下城中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我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起引還坐東鄉師事之卒曰臣欺君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譎）乃宣言曰吾惟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見降（此激怒士卒之法）者盡劓皆怒堅守惟恐見得單又縱反間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爲寒心（激怒以取勝）燕軍盡掘冢墓燒死人齊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

士卒可用。乃身操版鍤。（鍤鍫也）與士卒分功。妻妾編于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詐）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利而誘之。且以明約降非詐。此處尤深寄）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牛千（淺甚。即胥臣蒙馬以虎皮之術）餘。為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使用之于晝則不足疑敵矣）束葦于其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隨其後。牛尾熱。怒而犇燕軍。燕軍大驚。視牛皆龍文。（至此老弱皆可用。深得器使之意。）所觸盡死傷。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

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殺騎刼。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叛燕。復爲齊。田單兵益多乘勝。燕日敗亡。走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焉。乃迎襄王于莒入臨淄。封田單爲安平君。

或曰怒士怒牛。皆以譎勝。

芭山氏曰。司馬遷云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敵人開戸。後如脫兎。敵不及拒。其田單之謂邪。愚謂單特以惠王疑樂毅。得行其反間耳。非果奇計足取

勝于燕也。遷極稱其奇正相生。非也。觀遷之言。皆襲蹈兵家成語。古方略不以爲奇。但附入閒類甚確。○陰陽術數廢之可乎。曰紂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興。天官時日。甲子一也。殷亂周治。興亡異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軍吏以爲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繇此言之。可廢明矣。然而田單爲燕所圍。單命一人爲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單于是以火牛出擊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詭道。天官時日。亦猶此也。○宋徽宗政和五年。晏州夷

酋卜漏等反。詔發陝西軍三萬。以趙遹為招討使。遹與別將馬覺張正。分道出。期會于晏州。漏等據輪縛大囤。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諸村囤夷為遹敗潰者。悉赴之。壘石樹柵以守。遹軍不能進。廵簡种友直所部。多思黔土丁。習山險。而山多猱。遹遣土丁捕之。伐去蒙密。緣石挽藤而上。得猱數十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蠟。縛于猱背。暮夜復遣土丁負繩梯登崕巔。乃縋梯引下。人人啣枚。挈猱蟻附而上。比雞鳴。友直等悉力擁刀斧穿箐入。及賊

柵出火燄炬猱熱狂跳賊廬舍皆茅竹猱竄其上
火輒發賊號呼奔撲益驚火益熾官軍鼓譟破柵
賊赴火墮崖死者不可勝計生擒卜漏晏州平按
此即田單火牛之法但單用之于易適用之于險
地勢稍殊耳

惟適氏曰宋高宗時王德討邵青于崇明沙諜言
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合
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焉凡
用古法非益變化出敵意外徒自取敗耳宜以邵

青爲戒。

應侯間廉頗

秦武安君白起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絶、上黨守馮亭與其民謀曰、鄭道已絶、韓都新鄭自上黨趣鄭繇野王度河今秦拔野王故鄭道絶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受我、秦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矣、乃遣使者告于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其吏民皆安于趙、不樂爲秦、有城市邑言邑之有城市者十七、願再拜獻之大王、趙王以告平陽君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深達事理王曰、人樂吾德、何謂無故、對曰秦蠶食韓地

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于秦者欲嫁其禍于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于弱小弱小固能得之于強大乎豈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勿受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以萬戶都三封其太守爲華陽君以千戶都三封其縣令爲侯吏民皆益爵三級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忍賣主地而食之也後秦左庶長王齕（齕音紇）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于長平（長平在上黨西四十一里）以按據上黨

民、按據言依據上黨地險引援其民而拒守之也王齕因伐趙、趙軍數戰不勝、亡一裨將四尉、趙王與樓昌虞卿趙相謀、樓昌請發重使爲媾、媾和也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軍矣、雖往請媾、秦將不聽、不如發使以重寶附楚魏、楚魏受之、則秦疑天下之合從、媾乃可成也、王不勢而禁之聽、使鄭朱媾于秦、秦受之、王謂虞卿曰、秦內鄭朱矣、趙王恐至此對曰、王必不得媾而軍破矣、何則、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夫鄭朱貴人也、秦王應侯范雎必顯重之以示天下、天下見王之媾于秦、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之

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矣。既而秦果顯鄭朱。而不與趙媾。秦數敗趙兵。廉頗堅壁不出。趙王以頗失亡多。而更怯不戰。怒數讓之。應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趙。為反間曰。秦之所畏。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為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趙括代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初趙括自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

與田單問樂毅同

空言無補多類此

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于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毋因曰即如有不稱妾請無隨坐趙王許之秦王聞括已爲趙將乃陰使武安君爲上將軍而王齕爲裨將令軍中有

古人命將○不○令○敵○知○

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兵擊秦師、武安君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刼人欲去以力脅止曰刼見許慎說文之、趙括乘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之後、又五千騎絕趙壁間、（李左車說成安君禽韓信亦然）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武安君出輕兵馬不帶甲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自如河內發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兵及糧食、齊人楚人救趙、趙人乏食、請粟于齊、王弗許、周子曰、夫趙之于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唇也、唇

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矣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然且救趙高義也却秦師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彊秦不務爲此而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趙軍食絶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急來攻壘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趙括自出鋭卒搏戰秦人射殺之趙師大敗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盡坑殺之

或曰四十餘萬人皆死而獨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此非得脫也起蓋欲歸者言秦之兵威以

破趙人之膽。將乘勝取邯鄲耳。爲應侯所沮。故其計不果行。

芭山氏曰。惠王疑樂毅。而田單之間入。趙王怒廉頗。而應侯之間入。非間術工也。自間耳。凡人主喜怒。不宜令人窺測。即此可推。○歐陽脩云。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皆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

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繇此者。不可勝數也。愚謂後世用人。當三復斯言。

卓菴氏曰。始韓以上黨委趙。固曰與趙爲一。則可以當秦矣。是欲合趙以攻秦也。及趙以上黨被兵。堅壁待救。齊楚赴之。而韓不一至。卒致長平之敗。趙固愚矣。而韓以鄰國爲壑。庸獨愈乎。且韓爲此舉。不特無制秦之力。幷無制秦之心。其所以納地約交。不過徼倖緩旦夕之亡耳。而不知地盡力虧。以小利而嫁人鉅禍。趙獨何心。能復爲韓屏蔽邪。

故六國惟韓最先滅。趙次之。葢二國之主。視諸君爲尤劣也。

陳平間楚

楚圍漢王於滎陽急、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爲漢、亞父勸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乃謀間楚、項羽使使（用楚使間亞父、不必別遣間）至漢、陳平使爲大牢具舉進見楚使卽佯驚曰吾以（孫子所謂親而離之也。此術淺陋若羽不悟何）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歸（平習知項王信讒故專用間）具以報項王項王果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愚忠）項王不信不肯聽五月將軍紀信言于漢王曰事急（用誑）矣臣請誑楚王可以間出于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

左纛。音毒又徒到反天子車以黃繒爲蓋裏纛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注之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令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出。去矣。羽燒殺信。周苛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

芭山氏曰。紀信誑楚奇甚。陳平特用譎耳。漢得天下。豈盡曲逆侯力哉。○魏于謹嘗爲賊所圍。以嘗乘駿馬一紫一騧賊所先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陳而出。賊以爲謹也。皆爭逐之。謹乃得入塞。此

與紀信誑楚略同。但信忠果。欲爲漢王地。譴則愚二人自爲地耳。

惟適氏曰。本朝　成祖謂左右曰。遼東雖遠隔山海。嘗擾永昌。吳高雖怯。其行事差密。楊文粗而無謀。去吳高則楊文不足慮。乃遣人以書諭二人。易其函。與楊文書達于吳高。甚毀辱之。與吳高書達于楊文。極稱其美。于是二人皆以聞。　建文果疑高。左遷于廣西。楊文獨守遼東。繇是人心疑貳。進退兩端。不敢數出矣。按此亦反間之法。

光武宣布李軼書

馮異遺李軼書。爲陳禍福。勸令歸附蕭王。軼知長安已危。（事見更始元年）而以伯升之死、心不自安。乃報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惟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民、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皋以東十三縣、降者十餘萬、河南太守武勃將萬餘人攻諸畔者、異與戰于士鄉亭（名屬河南郡）下、大破斬勃、軼閉門不救、異見其信

（軼附更始）

效、具以白王、王報異曰季文（李軼字季文）多詐人不能得其要領令移其書告守尉當警備者衆皆惟王宣露（欲令朱李自相攻）軼書朱鮪聞之使人刺殺軼（鮪在王術中）繇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

或曰宣露軼書疑敵使自相攻也與反間同。

李靖襲破頡利

唐貞觀四年、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破之、突厥頡利不意靖猝至、大驚曰、唐不傾國而來、靖何敢孤軍至此、其衆一日數驚、乃徙牙於磧石、（磧石匈奴南界磧石之地在賀人山西去鸊鵜泉十里按賀人山卽今朔州賀蘭山也在馬邑雲中郡名今大同府是也故城在今崞州之西白道在古雲中郡今大同府有白道泉卽飲馬長城窟處）靖復遣諜離其心腹、頡利所親康蘇密、以隋蕭后及煬帝之孫政道來降、李世勣出雲中、戰于白道、亦大破之、頡利既敗、竄于鐵山、餘衆尚數萬、遣執失思

力入見謝罪、請舉國內附、身自入朝、太宗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頡利、頡利外為卑辭、內實猶豫、謀走入磧北、靖引兵與李世勣會白道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依九姓、道阻且遠、追之難及、今詔使至彼、虜必自寬、若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襲之、不戰可擒矣、（綱目音龍識達○部失信也○）張公謹曰、詔書許降、使者（指唐儉）在彼、奈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發、世勣繼之、軍至陰山、遇突厥千餘帳、俘以隨軍、頡利見儉來大喜、意自

安靖使武邑蘇定方帥二百騎爲前鋒乘霧而行去牙帳七里虜乃覺之頡利乘千里馬走靖軍至虜衆遂潰唐儉脫身得歸靖殺隋義成公主擒其子疊羅施頡利帥萬餘人欲度磧世勣軍於磧石頡利至不得度其大酋長皆帥衆降世勣虜五萬餘口而還斥地至陰山北至大漠露布以聞

芑山氏曰詔迎頡利入朝而靖勒兵襲之非矯制挑釁慮頡利猶豫生變耳假令頡利委心內附無走入磧北之意靖亦何樂有是舉哉

裴行儉間伏念溫傅

突厥阿史那伏念、自立爲可汗、與阿史德溫傅連兵爲寇、詔復以裴行儉爲定襄道大總管討之、行儉軍于代州之陘口。（陘口卽鴈門陘嶺關口）多縱反間。繇是伏念與溫傅浸相猜貳。伏念畱妻子輜重於金牙山。以輕騎襲曹懷舜。（時懷舜爲副總管）行儉遣裨將何迦密自通漠道。程務挺（程振之子）自石地道掩取之。伏念與懷舜約和而還。比至金牙山。失其妻子輜重。士卒多疾疫。乃引兵北走細沙。行儉又使副總管劉敬同程務挺等將單

于府兵追躡之伏念請執温傳自效然尚猶豫又自恃道遠唐兵必不能至不復設備敬同等軍到伏念狼狽遂執温傳從間道詣行儉降候騎告以塵埃漲天而至將士皆震恐行儉曰此乃伏念執温傳來降(惜綱目削此未詳備之之法)非它盜也然受降如受敵不可無備乃命嚴備遣單使迎前勞之少選(少選猶言少頃)伏念果帥酋長縛温傳詣軍門請罪行儉盡平突厥餘黨以伏念温傳歸京師(非行儉初意)斬于都市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故降裴炎疾行儉之功奏言伏念爲回紇所逼窮窘而降耳遂誅之行

儉嘆曰渾濬爭功（晉二王伐吳事）古今所恥但恐殺降無復來者因稱疾不出

芑山氏曰散虜則多縱反間受降則仍令嚴備此間與備兼用者古方略附入間部以其先用間後設備所重在間耳

李晟立斬賊間

唐德宗興元元年、加李晟鄜坊京畿渭北商華副元帥、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爲賊間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終無叛志

或曰泣與怒皆寓機略泣以激厲忠敢怒以懾服逆叛至泚之不能惑晟雖晟天植不移亦逆順素

明也。

芭山氏曰。斬遺家書使者。雖明示爲國不顧家之意。亦見志存討賊。義與洮絶。使讒閒無自而生。此尤晟當日苦心。

韋皋拒吐蕃

唐德宗貞元四年、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川、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瀘北、韋皋知雲南計方猶豫、乃為書遺雲南王敘其叛吐蕃歸化之誠貯以銀函使東蠻轉致（反間）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二萬屯會川、以塞雲南趣蜀之路、雲南怒、引兵歸國、繇是雲南與吐蕃大相猜阻、歸唐益堅、吐蕃失雲南之助、兵勢始弱矣、然吐蕃業已入寇、遂分兵四萬攻兩林驃旁、三萬攻東蠻、七千寇清溪

關。五千冠銅山。泉遣黎州刺史韋晉等與東蠻連兵禦之破吐蕃于清溪關外。

芭山氏曰。此亦攜其黨之法。借東蠻轉致吐蕃者。欲吐蕃疑雲南耳。反間多此類。○雲南足助吐蕃則分之。東蠻足助中國則連之。此處非機智不可。

雲南擊吐蕃

唐德宗貞元十年、韋皋遣其節度巡官崔佐時、齎詔詣雲南、佐時至、吐蕃使者數百人、先在其國、異牟雲南王名尋令佐時衣牂柯服而入、佐時曰、我大唐使者、豈得衣小夷之服、異牟尋不得已、夜迎之、佐時大宣詔書、異牟尋恐懼失色、歔欷受詔、佐時因勸異牟尋悉○鄭○回○說○異○牟○尋○先○有○歸○唐○之○意○斬吐蕃使者、去其所立之號、復南詔舊名、異牟尋皆從之、與佐時盟於點蒼山神祠、先是吐蕃徵兵於雲南、異牟尋遣五千人前行、自將數萬人踵其後、襲擊○內吐蕃徵兵而襲擊之○此亦兵家出其不意之法

吐蕃大破之取六十城虜其五王降其衆十餘萬遣
使獻捷

芭山氏曰此非佐時能勸異牟尋也先是韋皋遣
兵攻吐蕃拔五十柵威聲足震讋雲南吐蕃雲南
日益相猜皋復遣雲南王書約共襲吐蕃驅之雲
嶺之外獨與雲南築大城於境上置城相保永同
一家異牟尋遣使詣皋上表請棄吐蕃歸唐皋遣
其使者詣長安上賜異牟尋詔令皋遣使慰撫之
恩意惟韋皋先遣以書朝廷繼賜以詔異牟尋爲

棄吐蕃歸唐。然後佐時之言易入。點蒼之盟可成。
繇是推之。諭異牟尋使歸順者。韋皋耳。佐時特往
宣詔書耳。　本朝陳仁錫謂佐時先絕和吐蕃之
路。後諭使歸順專歸功佐時。此讀史不考本末之
過也。學者詳之。○李泌思扞吐蕃。故力勸德宗與
回紇和親。而招雲南大食天竺。以分吐蕃之勢。此
後吐蕃稀爲邊患。然唐室之禍。卒起於雲南。以此
知中國當以自治爲強。其於非我族類者。畫郊圻
固封守。不來不彊。來則勿拒。庶幾不召禍籓籬之

外耳○

間留守林仁肇

宋太祖開寳五年、江南主李煜殺其南都留守林仁肇、初仁肇密陳淮南戍兵少、宋前巳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勢不能敵、兵起日、請以臣叛聞于北朝、事成、國享其利、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江南主不聽、又沿江巡簡盧絳募兵命習水戰、屢破吳越兵于海門、亦嘗說江南主曰、吳越仇讐也、他日必爲北朝犄角、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聲言討臣、

且乞兵吳越、至則躡而攻之、其國可取、江南主亦不用、宋忌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爲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者歸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間、鴆殺仁肇、

愚

或曰、吳殺伍員、趙殺李牧、楚不用范增、此命唐通患、皆不旋踵而敗、鴆殺仁肇、勢所必至、奚暇厚責江南主哉、

芑山氏曰、不賂侍者、無不得仁肇畫像、故瀕高與

陳平黃金四萬觔。恣所欲爲。不問出入。古今未有用間而不費財者也。

用閑而不費財者也○

陳平黃金四萬斛○恣所欲為○不問出入○古今主

种世衡間野利

宋仁宗慶曆二年始元昊寇邊王師屢撓虜有弃秦關中之意其將剛浪陵號野利又有將號天都王元昊倚爲心腹凡勝我軍皆二將策也种世衡方城青澗謀有以去之有王嵩者本青澗僧世衡察其堅朴○○○誘令冠帶○因出師以賊級予之○白於帥府表授二班○（用詐）借職充經略司指使且力爲辦其家事嵩感恩既深○（不惜財貴）世衡反以奴畜之○或掠治械繫數日○嵩雖不勝其苦○卒無一辭怨望○居半年○召嵩謂之曰○吾將以事使爾○

吾戒爾所不言其苦雖有甚於此者爾能爲吾卒不言否嵩泣對曰蒙將軍恩教致身榮顯嘗誓以死報而未知其所況敢辭捶楚乎會剛浪陵令浪埋賞乞媚娘三人詣世衡乞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爲間留使監税出入騎從甚寵遣王嵩遺野利書書辭大抵如世間問起居之儀惟以數句隱辭如嘗有私約而勸其速行之意且膏以蠟置衲衣間密縫之告嵩非瀕死不得洩如洩之當以負恩不能成吾事爲言并以畫龜一幅棗一部爲信俾遺野利

嵩受教。至野利所居。致世衡命。出棗龜投之。野利笑曰、吾素奇种將軍、何兒戲尚爾、度嵩別有書、嵩佯目左右既而荅以無有野利不敢匿、乃封其信上元昊。數日元昊召野利與嵩俱西北行數百里、至一大城曰興州、先詣一宮寺曰樞密院、次曰中書、有數胡人雜坐、野利與焉、召嵩廷詰世衡書問所在、嵩堅執前對稍稍去巾櫛加執縛至捶楚極苦嵩終不易其言又數日召入一官寺廳事廣楹、皆垂斑竹箔、綠衣小豎立其左右、嵩意元昊宮室也、少頃箔中有人出、又

以前問責之曰若不速言死矣嵩對如前乃命曳出誅之嵩大號且言曰始將軍遣嵩賫遺野利王書戒不得妄洩今不幸空死不了將軍事吾負將軍吾負將軍箱中急使人追問之嵩具以對乃褫衲衣取書（○世衡謀已行矣）以進書入移刻命嵩就館優待以禮元昊於是疑野（元昊又○墮世衡術○中）利陰遣夔將假爲野利使使於世衡世衡知元昊所遣未即見命屬官日館勞之問虜中山川地形其在興州左右者言之則詳在野利所部多不能悉適擒生虜數人因令隙中覘之生虜能言其姓名果元昊

使世衡意決乃見之使者傳野利語世衡謾罵元昊而稱野利有心內附乃厚遣使者曰爲吾語若主速決毋遲留也使者至嵩即還而野利已報死矣世衡知謀已行因欲并間天都又爲置祭境上作文書於版以弔多述野利與天都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文雜紙幣伺有虜至急爇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人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以此亦得罪元昊既失二將久之始悟爲世衡所賣遂定講和之策時西鄙用兵日久帝心厭之會契丹使至亦言元昊欲結

欵。乃密詔麗籍招納之。籍遣李文貴還以通意。元昊聞之大喜。仍使文貴至延州議和。然猶倔強不肯削僭號、且云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籍以其言未服、乃令自請、詔籍復書許之、元昊知朝廷許和有緒、乃遣其六宅使賀從勗與文貴至延州上書、自稱男邦泥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稱臣、兀卒即吾祖也、如可汗號、籍言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

芑山氏曰。此特陳平間楚亞父之術。非有深計。然元昊卒失野利天都。久乃知爲世衡所賣。元昊之愚如此。籍等不思併力討賊。甘心通好。豈終謂元昊必不可滅哉。

岳飛間劉豫

宋高宗紹興七年。金人襲汴。執劉豫。廢爲蜀王。初豫繇粘沒喝高慶裔得立。故奉二人特厚。兀朮及諸將多憾之。豫兵敗藕塘。金人欲廢豫。及粘沒喝死。岳飛因遣間齎蠟書與豫約同誅兀朮。兀朮得書大驚。馳白金主。於是廢豫之意益決。

芑山氏曰。遣間齎書。使相吞噬。劉豫既廢。則金人以中國攻中國之勢少殺。虜可徐圖。

卓菴氏曰。間雖非賢智所上。然用以制虜。及臣子

之叛亂者。則雖間而不失其正。所謂幾以成天下之務也。先儒以春秋爲聖人之權書。正是此意。而說之者必引例晦義。雖敗狄大鹵。猶以爲譏。此愚所不服也。如武穆此間。適得要領。將亦以爲譏乎。

孫　余垣
　　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問答之[illegible]終